



你是我的 翅膀

疯子三三 — 著

「廖敬清，你为什么一直没恋爱？」

「因为没遇到脸皮足够厚的人，厚到我都扛不住。」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WE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LTD.

你是我的翅膀

疯子三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我的翅膀 / 疯子三三著.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594-0202-8

I. ①你… II. ①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7664号

书 名 你是我的翅膀
作 者 疯子三三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风染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202-8
定 价 39.8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你是我的翅膀

第一章	1
恶人自有恶人磨	
第二章	36
硝烟中的温柔	
第三章	71
无处躲藏的喜悦	
第四章	106
被算计的爱情	
第五章	141
他的旋涡	
第六章	181
最后的慈悲	
第七章	217
你，是我遗失的另一半翅膀	
番外一	246
小傻瓜（廖正扬VS莹莹）	
番外二	270
给你全世界的宠爱	
番外三	276
有她相伴，时光正好（沈逸）	
番外四	289
我的幼稚老爸——焯焯小朋友的吐槽日记	



第一章

恶人自有恶人磨

梦被惊醒，梦里面还是那个人，却已经不知道是美梦还是噩梦。

山间信号不好，列车奔驰，轰隆隆的铁轨响声夹杂着间歇性的颠簸，卧铺车厢的窗帘拉得并不严实，漏了几丝浅蓝色的光进来。陌生的环境让闻清一时怔忡，盯着那一角看了会儿，才伸手去摸枕头底下不断振动的手机。

电话是迟莉莉打来的，她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名字却没有接，反倒按了静音让它彻底归于宁静。

捏着手机复又窝进枕头里，翻来覆去却全无睡意，加上车厢里也不知道是哪一位鼾声如雷，睡眠真是好得令人心生嫉妒，闻清干脆起身去洗了把脸。

这个点时间尚早，卫生间外这一小块区域难得十分安静，清水沁人心脾，有细微的穿堂风吹过，这一切让她刚刚那一丝不适得到了很好的缓解。

她又独自到了吸烟区，点燃包里的最后一支香烟，刚刚吸了一口，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迟莉莉从来都是个耐性极好的人，大学同寝室四年，没人比闻清更了解这一点了。她吐了个烟圈，终于按下接听键。

电话意外被接通，那边沉默了几秒，问：“知道大家都在找你吗？”

闻清微微扯了扯嘴唇：“知道。”

迟莉莉深吸了口气，依旧是一贯的沉稳作风：“告诉我地址，我找人去接你。”

“嗯，”闻清扫了眼飞驰的火车窗外的风景，有些为难，“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这是句实话，可落在迟莉莉耳朵里怎么都像是她在有心刁难。

果然，迟莉莉再也按捺不住，嗓门止不住地拔高了：“闻清！”

窗外渐渐有刺眼的光投射进来，晨曦微露，车窗玻璃上映出闻清面无表情的一张脸。她淡淡地嗯了一声。

那边沉静了许久才听到迟莉莉再次开口：“闻清，别闹了，我知道你在生气，但不管怎么样你先回来再说好吗？发布会马上就开始了。”

“关我什么事。”

“……什么？”

闻清笑着一字字道：“新闻发布会开始又怎么了？丢脸的不是我。”

“你！”迟莉莉那边完全接不上话，大概没料到闻清会如此云淡风轻。想当初手头上的这个纪录片从提案到落实，每一步都是闻清亲自跟进的，这个项目凝聚了她多少心血，大家可都有目共睹。

也正因为如此，制片方一早就对外宣布了由金牌制作人闻清负责的消息和通稿，闻清的地位，加上声势浩大的宣传和营销，这个发布会的场面会有多隆重可想而知。如今主角不到场，只会更加印证了外界某些不好的传闻……

想到这儿，迟莉莉不由得攥紧了话筒，牙尖都在微微地发颤。

“你是怕我不出现，媒体会乱写？”闻清不留情面地揭穿她，语气自始至终都冷冷淡淡的，“不过也不算乱写吧，你抢我男朋友是事实。”

迟莉莉的脸瞬间憋得通红：“我——”

闻清懒得听她狡辩，直言不讳道：“沈家二公子的桃色新闻，怎么都比那个纪录片有意思多了，我到不到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应对吧。”

“所以，记者收到的那些消息，是你放出去的对不对？”迟莉莉终于伪装不下去，近乎歇斯底里地质问。

闻清没说话。

迟莉莉半晌都发不出声音，但很快便释然了：“也对，睚眦必报正是你闻清的作风，会替别人考虑就不是你了。”

以她对闻清多年的了解，闻清从来都不是个会吃亏的人，要是她真知道了自己和那人的事，怎么可能让他们好过？冷眼看着他们陷入困境、落井下石才是她闻清会干的事！

闻清眸色微微一沉，伸手想要结束通话。

电话那头却忽然传来一道男声，低沉而凌厉：“是我。”

“……”

闻清不是个冲动的人，然而在听到沈逸声音的那一刻，她没有丝毫犹豫地挂了电话。她气得握着手机的指尖都在发抖。

她将剩下的半支烟抽完，心情才稍稍平复了些。

沈逸再次来电是十分钟以后的事了，他了解闻清的脾气，十分钟已经足够让她冷静。

闻清吁了口气，当真接了起来。

她不率先开口说话，那边的人也异常安静。须臾，他清冽的嗓音才透过来：“你在哪里？”

“你们俩还真是连语气都一样，这么默契，为什么没早点在一起呢？”

沈逸并没同她计较，而是异常平和地说：“现在还有时间，我们等你回来。”

“我们？”闻清笑了，眼里却半点温度也没有，“指谁？你和迟莉莉，还是其他同事？”

沈逸听出了她话里的揶揄，静了一静：“闻清，我和她不是你以为的那样。你回来，我解释给你听。”

“不需要。”闻清打断他，“我只相信自己看到的。”

沈逸一阵沉默，终于说：“你看到什么了？”

闻清不作答。

沈逸也没再深究，大抵无暇顾及于此，只微微沉了腔调：“不管你误会了什么，下午必须出席发布会，你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

要是从前，自然没什么比沈逸的事更重要了，可眼下，这样的情形只让闻清的心绪更清明。

她深吸了口气：“沈逸，这几年我甘心被你利用，是因为我以为我们两情相悦。现在再被你利用，那就是我蠢了。”

“利用？”沈逸一怔，“你是这么想的？”

闻清无声地笑了笑，唇角的弧度更像是在自嘲：“你这么急着让我回去，难道不是为了在媒体前替你澄清劈腿的传闻？”

从今年年初开始，台里的人事就在大变动，沈逸很有可能往上提。台长下令他和另一个竞争对手分别负责两个重要节目，最后拼收视率，沈逸也将所有希望都押在了闻清负责的节目上。

这个节骨眼曝光他和迟莉莉的事，对他的影响不言自明。

说来说去，其实沈逸只想她帮忙安抚媒体，先把眼下的风波给应付过去罢了。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沈逸终于无言以对。

闻清也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了，在沈逸的沉默中准备挂电话。哪知沈逸很快又说：“不管你信不信，我心里只有你。”

闻清闭了闭眼睛。

只听沈逸又说：“你真的以为我连这种小麻烦都解决不了？”

闻清选择挂断了电话。

事实上，两个月前单位里就已经有人在传迟莉莉和沈逸的事了。当时闻清一边做节目，一边又要忙母亲的身后事。她的母亲乔梦婕因为癌症刚刚去世，她当时忙得焦头烂额，完全没时间理会这些八卦传闻。

当她第一次在茶水间听到有人嚼舌根的时候，当场就走了进去，毫不避讳地说：“既然聊的内容和我有关，我也一起加入吧。”

一句话说得所有人面红耳赤，最后纷纷作鸟兽状散开。

之后关于她刻薄尖酸的传言就说得更加绘声绘色了。

其实说起来，还是闻清太相信沈逸和迟莉莉的为人。他们三个从大学就相识，沈逸是她们的学长，而且认识迟莉莉的时间比认识她还要长。那两人要有什么恐怕早就有了。

可后来，闻清亲眼在沈逸家楼下看到了两人拥吻的画面。

最好的朋友、多年的恋人，一起将她那份信任和维护蹂躏得渣儿都不剩。

都这样了，沈逸还敢说心里有她？

闻清把早就燃尽的烟蒂按进烟灰盒里，可心底那股烦躁的感觉却怎么都挥之不去，甚至有团火在她胸口越烧越旺。

天已经蒙蒙亮，恰好有售卖零食的小车经过，她向打着哈欠的列车员买了瓶矿泉水猛灌了几口。

许是灌得狠了，不慎洒了些在衣服前襟上，这会儿又正是夏天，闻清只穿了件白衬衫，水渍浸透之后紧紧贴在胸口，连里面的内衣花纹都若隐若现。

她连忙用纸巾清理，可布料实在太薄了，加上这会儿已经陆续有人起床，这副样子被人瞧见了实在很不雅。闻清只好从行李包里又取了件衣服出来，打算去卫生间替换。

但事实证明，失恋的人并不被老天特别眷顾，倒霉的事只会一件接着一件——在这种时候，卫生间里有人。

闻清只得抱着胳膊靠在门口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走廊上路过的人越来越多，而卫生间门口也陆陆续续有了其他人。很快，就有个中年男人站在了她边上。

闻清用眼尾扫了对方一眼，果然那人的目光很不老实地一次次往她胸口瞟。

闻清不客气地瞪着他。

中年男人咳了一声，尴尬地往车顶的方向瞄了瞄，可没过多久又转回到闻清身上。

闻清被他恶心得不行，刚才心底那团火烧得更旺了。她用力敲了几下卫生间门板，那力道一听就很不友善。

卫生间的门在五分钟之后终于打开了，待闻清看清楚里面的情形，半边眉毛上挑，表情变得精彩绝伦起来。

嗨，以前只在小说电影里听说过火车上的活春宫，没想到眼下却撞上个现实版的！

之前的一肚子邪火都变成了好整以暇，闻清看向靠着角落正在慌忙整理衣服的女孩。

对方看起来年纪并不大，肤色白得几近透明，大概因为皮肤过于白净，于是脸颊上那两抹绯红就格外的可疑。女主角显然不习惯被这样围观，脑袋险些要埋到胸口了。

闻清适时地收回视线，意味深长地又看了眼站在自己跟前的男主角。

哪知道不看还好，一看差点吐血。

对方个子极高，身材挺拔而修长，可此刻正微微垂着眼眸，一双轻佻的桃花眼打量着她湿了的衣服前襟。

那模样，就差明晃晃地在脑门上刻个“色”字了！

“以为这是在自己家呢！”闻清不咸不淡地看了对方一眼，意有所指地瞪直了眼，眼底带了几分警告。

那男人听了这话明显一愣，视线微敛，很快便抬眸直视她的眼睛。

倒是张意外好看的脸，就是闻清这样常年混迹娱乐圈，和各种各样的小鲜肉打交道的人也不免心生感叹，无奈她对这人的印象已经差到了极点——再好看的流氓他也是流氓啊！

加上之前因为沈逸和迟莉莉憋了一肚子火，她说出的话自然没有多好听：“在公共场所做出这种有伤风化的事，知道可以找乘警处分你们吗？”

里面的女孩听了这话脸色倏地白了白，小嘴微微开合，像是有话要说。

男人却意味深长地勾起了唇，他的视线自始至终都清冷地停在闻清脸上，说话时是似笑非笑的样子：“有伤风化？”

“难道你们在里面聊天？”闻清也不甘示弱地与之对视——身高上输了不少，可气势一点也不输人。

男人这才状似了然地点点头：“原来衣裳不整就是有伤风化，那请问小姐你这样，是不是也算有伤风化呢？”

他微抬下巴，指向闻清半湿的衣襟。

闻清没想到对方会反将自己一军，有短暂的愣怔。可很快她便回过神来，嗤笑道：“还真会偷换概念。”

先不论她衣服湿了不是故意的，就算是衣服暴露了点，难道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偷看了？

闻清刚想再讽刺对方几句，忽然发现男人的目光再度下滑，两道浓眉也微微隆起，一双细长的眼眸眯了眯。再看她时，眼神竟像是有些……嫌弃？

见鬼了，他嫌弃她什么？

闻清顺着他的视线再一看，马上就懂了！这浑蛋是在、是在嫌弃她size小？！

还真是世风日下，什么变态都有啊！

闻清抱起胳膊，冷笑着往男人的方向倾了倾身子，姿态暧昧极了，嘴上却在说：“再看把你眼睛拍瞎信不信？”

男人的眉毛又是一挑，目光饶有兴味地落回她脸上。

闻清微笑着同他对视，可笑意根本未及眼底。

两人间火药味十足，连围观者都感觉到了。

男人就这么被她冷冷淡淡地睥睨着，忽然唇角弯了弯，溢出一声低笑来。这声音不高不低正好能让闻清听到，无端地像是往她心底又撩了一把火。

她不由得冷了声调：“你笑什么？”

男人慢慢俯下身，迎着她的视线缓慢地说：“相较于你衬衫的白色，显然内衣的蓝色更扎眼，我会看一眼完全是出于本能。”他顿了顿又补充：“不过刚才的第二眼已经确定，你不是我的菜，所以真的不要想太多。”

“刚才的第二眼”以及“真的”这两个关键字眼，怎么听都有打闻清脸的嫌疑。闻清掀起眼帘盯着他：“这么说，还得谢谢你别看第三眼之恩了。”

男人依旧微微俯身迎视着她，竟然像是完全没听懂她话中的讽刺，淡笑道：“这倒不必，虽然出于本能没有任何轻薄的意思，但总归是看了眼，我向你道歉。”

闻清注意到面前的男人说话时自始至终都和自己一样保持微笑，可那笑她再熟悉不过了，就是所谓的皮笑肉不笑，他一双眼都是冷的，这道歉没有半点诚意，反倒有种羞辱的感觉。

闻清看着他嘴角倾斜的弧度，知道对方是在讽刺自己自作多情，太阳穴忍不住狠狠跳了两下。

她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想揍人的冲动了！

现在的流氓未免也太嚣张了点！

闻清一肚子的邪火快要压不住，男人双手插兜，长腿一迈就打算离开。可就要和闻清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忽然又停了脚步。

感觉到他靠近，闻清全身警铃大作，忍不住蹙了蹙眉头。

那人覆在她耳边，轻声说道：“还有，光是用拍的眼睛不会瞎，不信你可以试试。”

闻清被他接二连三地嘲弄，火气终于烧到了头，整个人都快炸了。她侧过身冷冷地觑着对方。那人又笑咪咪地看了眼她湿着的胸口前襟，吹了声口哨便扬长而去。

那欠扁的样子，摆明了欺她衣裳不整奈何不了他！

周围有不少人围观，闻清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衣服，气得直咬牙。

真是流年不利，居然让她遇上这种人品低俗的家伙！闻清人生中第一次吃了亏偏偏还无可奈何。

“……麻烦让我出去一下好吗？”身后忽然传来道微弱的声音。

闻清这才记起来事件女主角还没走呢！她回头看了眼那低眉顺目的小姑娘，忍不住道：“你男朋友都不管你啊，这种人还是早点甩了的好。”

谁知那小姑娘蓦地抬起头来看着她，有些惊讶的样子：“男、男朋友？”等她想明白闻清指的是谁之后，急得拼命摆手：“不不不，他不是我男朋友。”

不是男朋友？这下闻清对眼前这个文文弱弱的小姑娘都刮目相看了，由衷赞道：“那你倒是……真看不出来。”

小姑娘愣了半晌才琢磨懂闻清话里的意思，顿时双颊更红了：“姐姐你误会了。”

“得了，不管是不是，以后离这种人远点。”闻清抬手示意了下手里的衣服——她向来不爱管闲事，也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玩得很开——只是道：“好好保护自己吧。我要换衣服了，你出去。”

那姑娘咬了咬下唇，皱着眉头又看了眼闻清。她似乎还打算再说点什么，最后看到闻清一脸淡漠的样子，只好低下头无声地走了出去。

换衣服的时候闻清还在想，对不是女朋友的小姑娘下手，还迫不及待地在洗手间这种地方，果然那男人的人品世界第一烂。

对于这种世界第一烂人品的，闻清决定不和他一般见识！可想到对方那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架势，她还是气不打一处来。

之后一整天在火车上，闻清倒是没再遇到那个倒胃口的家伙，直到下火车一切都很顺利。

刚下火车她就接到了表妹姜钰的电话。姜钰一听说她在火车上的事，马上开始苦口婆心：“好女不吃眼前亏，你出门在外还是小心的好，你那张嘴最容易得罪人了，要——”

“要与人和善。”闻清无力地重复道，“我都快要背了好吗？我说你嫁了个大叔，怎么自己也快变成大妈了？”

姜钰在那边直笑：“去，我是关心你。”

“我又不是刺猬，没事会乱扎人吗？”闻清嘴巴上嗔怪，可难得句句都安慰对方，“我有分寸。”

两人又聊了会儿，姜钰果然小心翼翼地问到了正题上：“待会小姨父，我是说，他派人来接你吗？”

提起这个，闻清一瞬间变得情绪疏淡：“他现在就一破壳公司，哪还请得起人，就一个助手还守着他，但医院离不开人。我自己打车过去吧。”

姜钰叹了口气：“你别和他吵。”

闻清一阵心烦意乱，许多要说的话都说不出口，到嘴边只剩一句：“行了，我打车

了，晚点再说。”

挂了电话之后，闻清站在马路边上有些走神。

她嘴里的“他”当然是指父亲闻定山，说起来闻清那么痛恨沈逸的背叛，也和父亲闻定山有关。

在母亲乔梦婕癌症复发的那段日子，闻清刚好发现了闻定山出轨的证据。乔梦婕去世的时候，闻定山更是没及时赶回来见她最后一面。

当时闻清已经打定主意和闻定山脱离父女关系了，可哪知道才短短两个多月，事情忽然峰回路转——闻定山的钱被小三骗了，小三还和人跑了！

这么狗血淋漓的结局本来对闻清而言是喜闻乐见的，可因为资金亏损，闻定山大半生的基业只剩下个空壳不说，还被气到心脏病发住进了医院。

而闻清作为闻定山最后一个亲人，已经被医院电话通知了无数次……

看着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闻清已经不知道是什么心情。

上次来的时候——她是和沈逸一起的，那时候闻定山也还是她心里伟岸又了不起的父亲，可现在……

她最在意的两个男人都背叛了她。

吸了口气，闻清拉着行李箱大步往前走，正好看到有辆出租车停靠在路边。

“师傅——”闻清的话还没说完，后车门忽然就被人抢先打开了，一个人影飞快地坐了进去。

她回头一看，太阳穴又是狠狠一跳。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孽缘啊？

人品世界第一烂的男人正端端正正地坐在车后座，低头摆弄着手机，修长的指节在屏幕上灵活跳动，像是在发信息，嘴里已经自然而然地跟司机报了地址：“南街后巷。”

司机师傅看了眼闻清，又看了眼车后座的人，有些为难。

闻清还记得姜钰的叮嘱，克制着吸了口气，抬手敲车窗玻璃：“你故意的？”

那男人像是这才猛然发现车外边有人似的，皱眉看了她一眼。

“下车。”闻清冲他抬了抬下巴。

那男人看了她一眼，一言不发，竟然伸手想要关车门。

闻清没见过这么没风度的男人，不，简直不能算是男人！男人怎么好意思和女人抢东西呢？

火车上碍着衣衫不整的原因她吃了哑巴亏，这次可绝不会再让这男人占半点便宜。

闻清也不和对方废话，直接提了行李挤进后座。

男人瞪大了眼，接着被她挤得不得不往边上挪了挪，最后怒极反笑：“小姐你这是要跟我回家？”

闻清斜睨他一眼：“车是我先拦的。”

那男人皱着眉头，这次难得没了之前在火车上的轻浮样，正色道：“我有急事。”

“我也有急事。”

想必这会儿男人也看出来了，闻清是在报之前的仇呢。他看了闻清几秒，忽然又露出那种轻扯唇角的动作。

虽然才见了两次面，可闻清对他这个动作已经很敏感了，一直防备着。果然，那人很快地越过她，忽然将她边上的车门重新打开了。

闻清也迅速察觉出他的意图，在他倾身过去开车门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地抬起脚，铆足了劲往男人腿上踹了过去。

就这样，原本还在为两位客人头疼的司机大哥，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一米八多的男客人，毫无防备地被个小姑娘给连推带踹地踹出了出租车。

出租车开出去几米之后，司机师傅仿佛才回过神来。他从后视镜里看了眼被闻清推出车外的高大男人，又弱弱地询问道：“小姐，你去哪儿？”心里却不住唏嘘感叹，现在的小姑娘真是了不得啊。

“新安医院。”闻清心里痛快极了，拍了拍手，报了医院地址。

司机师傅到底没忍住，皱着眉头提醒她说：“姑娘你厉害啊，不过听口音你也不像是本地人，就不怕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

“怕啊。”闻清实话实说，“所以我刚才下脚特别狠。”

司机师傅一脸的不明白。

闻清耐心地解释道：“只要力气足够大，踹得他一时起不了身，哪还有机会追上来？兴城那么多人，他想再找到我也没那么容易。”

茫茫人海，对于两个萍水相逢的人来说，想再撞见第三次的概率能有多大？

更何况对于这种不尊重女性的人，当然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刚才如果不是她率先出脚，现在倒在马路边上的可就是她了。

司机师傅干笑了一声：“这也说不好，现在有些人无聊着呢。万一他记了车牌号……我倒不是怕他找我麻烦，就是觉得你一姑娘家出门在外……”

闻清听着那司机絮叨了一堆，不动声色地笑了下：“记住也没事，您实话实说得了，反正我也不在这儿待太久。”

司机师傅再次露出一脸诧异的神情，然而闻清已经不打算多说，降了车窗玻璃吹起了风。

来的时候她已经考虑好了，不管心里多么憎恶闻定山的所作所为，多么无法原谅他对母亲的冷淡，但那个男人是她父亲，她身上流着他的血，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医院来电时将他的情况说得很危险，她无论如何都该过来看一眼，否则就真和闻定山的

冷血没什么两样了。

一旦确定他好转，她马上就会离开这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踹了某个倒霉鬼的原因，闻清觉得今天的路况出奇地好，车子很快就到了新安医院门口。

她给闻定山的助手去了个电话问病房号，孰料那人坚持要亲自下来帮她拿行李。

来的人是闻定山的司机兼左右手，人人都喊他阿铭，闻清以前也见过他好几次。

阿铭十分懂得察言观色，瞥见她脚边半大不小的行李箱，嘴角微微抽搐了下，踟蹰良久，嗫嚅道：“清姐，闻叔这次病得挺严重的，你……”

闻清看了他一眼。

阿铭咬咬牙还是将话一口气说完：“你别和他吵，有什么还请稍微忍耐着点。”

这话说得她像什么洪水猛兽似的。闻清总算知道这小子下楼接她的目的了，不由得在心里大大地翻了个白眼，从善如流地点点头：“我尽力吧。”

阿铭显然被她不以为意的态度给噎了下：“他动手术时你也没在跟前，权当是——”

“是什么？”

阿铭自然也知道闻定山干的那些混账事，一时语塞，干脆闷头提了行李就住住院部走。

闻清在原地沉默了几秒，这才抬脚跟了上去。

电梯里依旧无人说话，阿铭始终目视前方没敢盯着这位大小姐看，虽然他嘴里喊她清姐，可闻清其实年纪比他还要小两岁，但她一直给人的感觉都很强势跋扈。说得好听是强势，难听点，大概可以用“剽悍”来形容。

阿铭其实是有点怕她的。

两人一路到了住院部四楼，还没走近就远远瞧见几个护士打扮的人匆匆忙忙跑进了一间病房。阿铭的脸色微微变了，回头冲她紧张道：“是闻叔！”

闻清愣了下，眼睁睁地看着阿铭快步跑了过去，她自己反而像是被定住了，半晌都动弹不得。

这种场面她不是没见过，乔梦婕后期在医院治疗时，也是这样一群医生护士往里跑。再后来、再后来主治医生就告诉她该有个心理准备……

想到母亲，她刚刚泛起一丝涟漪的神色瞬间淡了些。

闻清没进病房，反而是站在门口倚靠着墙壁。里边乌泱泱挤满了一堆护士，隔着人群也依旧能清晰地听到闻定山的声音传出来，中气十足：“你们护士长呢？我今天必须投诉这个人，这就是你们护士对待病人该有的态度？”

闻清忍不住皱了皱眉头，原来不是病情有变，而是有人又开始作了。

只听到一个唯唯诺诺的声音传过来：“闻先生，廖医生说了你不能出院，你这样我们很为难的。”

“为难什么？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廖医生呢？让我自己和他说。”

“闻先生你冷静点，廖医生已经在路上了。”

“不行，我今天必须出院！阿铭你去替我办出院手续。”

显然，护士们的劝阻半点用也没有，阿铭的声音也夹杂在里边。

“闻叔！不是说好了事情我去办，你安心养病吗？”

闻定山又说了什么闻清没听清，她只知道这人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变，他身上那股子资本家的味道根本没因为破产而变得柔和，到哪里都只会颐指气使、呼来喝去。

而且听这声音，哪有之前阿铭说的那么严重！

里边的闹剧还在继续，叽叽喳喳的声音搅得人脑袋疼，没过多久阿铭就重新从病房里跑了出来。

闻清靠在墙壁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阿铭犹豫了下，还是开了口：“清姐，公司里出了点事，这事情很重要，现在闻叔铁了心要自己去解决。你进去劝劝他，他现在还不能出院啊。”

“我劝也没用。”

这倒不是闻清在欺骗阿铭，先不说他们父女俩现在的关系差到了极点，就是关系好的那几年，闻定山生意上的事也从来不会听她的。

可阿铭坚持说：“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你来之前闻叔可是天天念叨你的。”

“这么说，他身体很好啊。”闻清平静地点点头，“那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啊？”阿铭简直被她淡漠的态度给惊住了，“你——”

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阿铭忽然一把抓住了闻清的胳膊。闻清皱起眉头：“你做什么？”

阿铭结巴道：“清姐，你还是进去劝劝吧，怎么说也是父女俩，哪有来了连面都不见的道理？”

闻清难得沉默了下，最后说：“这种时候谁劝也没用，你知道钱对他的诱惑有多大。”

阿铭张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嘴巴本就笨拙，面对闻清又有些怵，但还是固执地没放开手上的动作：“那你进去看看他好吗？”

闻清依旧紧拧眉心，站在原地没有动，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手心里全是汗。

原来面对这个她信赖了二十六年的至亲，她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般冷漠。

闻清另一只手下意识地跑去摸烟盒，阿铭像是也看出了什么，无声地将手松开了。

闻清刚拿了支烟含进嘴里，烟忽然就被人给抽走了。原本心底那阵烦躁感更强烈了，强烈到让她忍不住想骂人：“你有病……”

“医院不能抽烟。”与此同时，低沉的男音冷冷地提醒她一句，闻清盯着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还真是活见鬼了，闻清有点崩溃。

虽然声音的主人戴着口罩，她看不清他的面容，只能依据他的打扮判定对方是个医生，但这眼神她可一点也不陌生……可她和这个人品世界第一烂的烂人到底是怎样的缘分啊？

而且这第三次见面，是不是也来得太快了点？

廖敬清也万万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再碰上这女人，看着她的表情由愠怒变成惊愕，他眼底的情绪越发深邃。

再看了眼她身边的阿铭，他忽然觉得这事变得有意思了。

闻清迎着那人的视线，也有种不好的预感。

那人目光幽深地看了她一眼，隔着口罩传来一声低沉的哼笑，那声笑绝对是从胸腔深处发出来的，有点冷笑的意思。

“这不让抽烟。”他又低声重复了一遍，语调看似温和，可闻清知道他是故意的。

阿铭急忙道歉：“不好意思啊廖医生。”

闻清亲眼看着男人白皙的手指将那支女士香烟一点点折断了，断得渣都不剩只剩一堆烟丝，最后轻巧地被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这整个过程他的视线都没离开过她的眼睛一秒钟，就好像此刻被他折断的不是那支细细长长的香烟，而是她本人一样。

闻清甚至有种感觉，那男人这一连串的动作都在向她传递一个意思：看我怎么收拾你。

“廖医生。”一旁的阿铭却仿佛看到了救世主，迅速抛弃闻清投靠了敌方，连眼神都变得格外热切，“你快进去看看闻叔吧。”

“有我在，放心。”廖敬清将手插回白大褂口袋里，瞬间像是变了个人似的，眉目间都如沐春风。

阿铭急忙拉着他往里走，廖敬清状似无意地回头看了眼闻清：“对了，这位是？”

阿铭这才想起来介绍：“哦，这是闻叔的女儿闻清。”

“既然是家属，那就一起进来吧。”廖敬清那双细长的眼眸微微眯了眯，眼底有意味不明的光一闪而过，“正好有些问题，我需要和闻小姐好好讨论一下。”

这下闻清总算是看出来了，这人人前道貌岸然，人后卑鄙无耻。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医（衣）冠禽兽？

虽然刻意掩饰，闻清还是注意到了那人走路时步子有些不自然，估计是被她踹下车时伤到了脚？

看样子，这人是真打算和她算算账了。

闻清倒一点也不怕他报复，之前不确定他身份时可能还会稍有忌惮，现在知道他是医生就更没什么可怵的了。新安好歹也是兴城数一数二的私立医院，他还敢对病人家属怎么样不成？

只是她原本并不打算进去见闻定山的，知道他现在身体状况不错，她更没有再继续和他相处下去的必要。但现在她要是走了，倒显得她有些怕那人……

闻清正在迟疑，阿铭忽然又折了回来，一把拉起她的行李箱就往里走：“清姐你愣什么呢，快进来。廖医生不是说还有事要和你商量！”

闻清：“……”

就这样，闻清莫名其妙地被阿铭给拽进了病房里。

“闻先生今天状态很好啊。”廖敬清一句话就成功让病房里所有人都噤了声，包括之前一脸怒容的闻定山也安静下来。

几个小护士也马上露出一脸得救的神情：“廖医生！”

廖敬清冲她们微微颌首，眼底带笑，那副绅士儒雅的模样立刻逗得姑娘们心花怒放。

闻清在后面看得直想竖中指，果然是只到处沾花惹草的货！这种败类到底是怎么混进医生这么神圣纯洁的队伍里的？

廖敬清和闻定山说话时也是一副好言好语的样子：“既然状态这么好，心情也应该很好才对，怎么还和她们一群小姑娘生起气来了？”

闻定山的视线原本一直胶着在闻清身上，这会儿也明显被顺了毛，再看向对方时和颜悦色了许多：“廖医生，我有要事必须出院，或者你签个字给我一天时间？我晚上肯定准时回来。”

廖敬清点点头：“有应酬？”

“……”闻定山不说话了，心虚的样子十分明显。

廖敬清又道：“如果你能保证不喝酒，我就签这个字，我们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彼此信任怎么样？”

闻清听得想笑。就闻定山的个性，廖敬清居然会相信他的保证？！而且闻定山肯定会先答应下来再说。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闻定山嘴唇动了动，最后叹气道：“廖医生，应酬哪有不喝酒的道理，你这样不是让我为难吗？”

“那我让你出去，不是明显和自己过不去？”廖敬清拉了把椅子在他病床边坐下，